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七回 石門鎮鬼附活人船

詩曰：天下有奇事，莫如鬼與神。  
陰雨每夜哭，白晝或現形。  
慕德曾結草，報怨有彭生。  
豈曰皆子虛，為君述異聞。

卻說鬼神之事，雖無確據，而理實有之。蓋生於陽世的為人，則死入幽冥的為鬼。雖至聖如孔仲尼，也曾說道：「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。」乃有迂僻之士，執著一番異論。以為人死則已體遺神散，何從有鬼。就是信鬼的，又有一等老生腐儒，以為鬼神無形與聲，那些怪誕之事，俱屬子虛烏有，未足深信。豈知無形無聲者，鬼神之常。其或當晝現形，天陰夜哭者，乃鬼神之變也。蓋因忠臣烈士之死，含冤負生，鬱勃難伸，以致附物為祟，現影報仇。或為明神，或為厲鬼，此乃理之所有，不足為異。何況惡人現報，曾有變虎變狗。吉士枉死，曾有還魂復甦。其事載諸傳記，班班可考，不容誣也。雖然是這般說，那淺識之士，猶以為時遠事邈，漫無可據。豈料近今更有一個橫亡的鬼，既能現形，復會說話，奇奇怪怪，說來令人駭異，卻係目擊其事。就在秀州地方，西門外，離城三里，有一小戶人家，姓楊，號喚敬山，渾家張氏，俱年五□四歲。單生一男，年甫□七。至親三口，靠著耕紡起家，買了瓦房一所，就在屋腳底下，一塊兒置產五□餘畝，備設牛車，自己耕種，只有僱工人顧四，並一小廝名喚阿喜，相幫力作。原來那個阿喜，方九歲時，為值年荒，父母伯叔弟兄，俱患瘟疫而死。其父黃仁，欠存楊敬山的冬麥三石，所以族長做主，寫下賣契，聽憑敬山收養，作為義男。其年已是□有八歲，與隔港鄰舍顧茂生，最是話得投機。那顧茂生，與楊敬山又是中表至戚。所以茂生愛著阿喜乖巧，要將婢女海棠為配，倒是敬山不肯。豈料阿喜早晚捉空，就撐船過去，與那海棠戲狎。嘗著甜頭，一個要娶，一個要嫁，弄得一團火熱。只恨隔著一條江水，不得□分像意。閒話休提。

那年□月間，楊敬山有一姑娘，嫁在石門縣內開紙燭鋪的陳信家。因值收稻上場，著阿喜到縣邀接。當日清晨起身，將隔夜剩下的飯，炊熟吃飽，獨自一個搖船前去，約定次日准回。誰想一去五日，杳無信息。楊敬山放心不下，又差顧四到縣探訪。楊氏夫婦吃了一驚道：「那一日何曾見來，這是什麼緣故？若說被人謀害，他卻並無財物。若是墮河而死，他又慣識水性。況路上來往船多，豈無一人撈救。莫非心懷不善，將著那船逃往別處去了？」顧四搖首道：「他與阿爹，名雖主僕，實與父子無異。若說逃走，決無此事。」遂連夜出城，趕回報信。楊敬山大驚道：「這又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了。」即與顧四，沿著官塘，一路訪問。又黏貼招子，著人四處緝探，並無影響。整整的尋了四□餘日，只得把來放下不題。

且說顧茂生，其年為著糧長，將那南糧馬草，親自解赴杭州。不消數日，交割已畢，即與同投現年趙敬椿、朱仁甫、何三等，星夜趕回。到石門縣，過了一晚。將及五更時候，即令開船。因值風阻難行，到得石門鎮上，人家已吃早膳。急忙上岸，買了些魚肉小菜，下船就開。忽聞後面亂聲嚷道：「前邊那隻小船，慢慢開開，我回去要緊，搭我一搭。」眾人回頭看那岸上，並沒有人叫喚，也不以為異。忽又聞厲聲叫道：「顧家三叔與朱仁甫，俱是認得的，快些搖擺，我要趕回家去。」顧茂生便叫停了櫓。撥轉頭來，遠遠張望，那有一人趁船。何三笑道：「這也作怪，青天白日，莫非遇著鬼了？」嚇得朱仁甫與顧茂生面色如土，不敢開口。趙敬椿道：「那裡管他是人是鬼，快些搖了去罷。」剛欲把櫓搖動，又聞喊道：「慢搖慢搖，省得我趕不上來。」那搖船的朱大、朱二，聽著空裡喚聲不絕，嚇得手忙腳亂。又被逆風一蕩，竟將船頭打攏岸邊。只聽得「乒其」一響，那船就動了幾動，恰像有人跳下來的，便聞歎氣連聲道：「好了好了，已下了船了。都是相熟鄰居，又值便路，憑你亂聲叫喚，偏生不睬，卻累我多走了二里路程。」只管喃喃的嗟怨，那船板上又浙浙索索響動不已。驚得顧茂生等四個，牙齒相打，一堆兒擠在後艙。又聞喚道：「你們艙內，不要擠做一處，我在船頭上將就坐得的。」停了一會，又聞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倏又轉著順風了，可惜沒有一扇布帆。」話猶未絕，只聽得颼颼吹響，果然轉著順風。顧茂生只得大著膽，高聲問道：「你還是神是鬼？趁著我船，卻要往那裡去？」那鬼應聲道：「顧家三叔，你為何這等健忘，我曾蒙你另眼看顧，將著海棠許我，我就是楊阿爹家裡的阿喜。別來未久，難道聲音也聽不出了？」顧茂生道：「既是阿喜，聞得楊敬山差你到石門縣去接取姑娘，你既會識水性，身邊又無財物，為什麼死在路上？今已幽明隔絕，還要回去何用？」那鬼道：「說起好苦，我那日獨自搖船，怎奈風又逆，雨又大，剛剛過得石門鎮上，忽遇海神經過，一陣旋風，船竟覆沒。那海神又怪我衝犯神道，喝令左右將那鐵鞭過了數□，以此雖諳水性，命付波臣。那時船既隨流遠去，屍骸狼籍，誰為收管。只得哀告當方土地，蒙賜一餐。卻因橫亡新死，鬼簿未登。又念家主厚恩，拋撇不下，矧且沒有倚靠，東飄西蕩，無處棲身，思欲回到家裡。守候數日，又無一隻便船。今蒙三叔帶我回去，得見家主一面，真是萬幸的了。」顧茂生又問道：「家主是人，你乃是鬼，你縱見他，他卻不能見你，只怕去也無益。」那鬼哭道：「我自九歲上邊就蒙阿爹撫養至今，可惜那老人家，只有一個兒子。家內現放著花米柴糠，多少物件，那裡照管得到。我為此放心不下，急要回去，早晚間替他看管，不致被人偷了東西。就是那個顧四，也是一個不長進的。有許多短處落在我眼裡，我只是不說他。」趙敬椿道：「每聞落水死的要捉螺螄，你卻怎得工夫回去，替你家主看管？」那鬼道：「雖則均是墮河身死，原有兩樣。若是前鬼等著後鬼，三年討替，須要摸足螺螄三石，方離苦厄。若是陽壽未絕，不幸橫亡，這卻沒處索命，那螺螄亦不消捉得，隨你東西南北，可以到處飄流。為此，我也是個不幸身故的，聽憑回去，誰敢拘束。」那朱仁甫等，起初無不害怕，以後互相問答，話得高興，連著朱大朱二，也忍笑不住。因為轉了順風，將及傍晚，已隱隱的望見三塔，進入浜門。立見楊敬山立在岸上，遠遠張見。便問道：「三阿弟，你回來了麼？」顧茂生笑道：「被著你家阿喜趁船，耽擱了好一會，只得載來還你。」船將近岸，那鬼就嚷道：「先到對門，放我上去。」俄而船頭一動，又聞喚道：「我已跳在岸上了，將船放過去罷。」楊敬山呆著臉，看了一會，尚不知什麼緣故。只聽得面前朗聲喚道：「阿爹好麼？我就是阿喜，已回來了。」楊敬山抬頭一看，那裡見個人影，著實吃了一驚。連忙走進家裡，將那大門緊緊閉上。張氏驚問道：「日頭尚未落山，怎就關門閉戶？」楊敬山慌忙應道：「有有有鬼，有鬼。」只聽得中門左側，挪揄笑道：「阿爹不要關門，我早已走進在屋裡了。」又卒然向著張氏耳邊，高叫一聲道：「親娘，我就是阿喜，那日到石門縣去，不幸風急船覆，墮河身死。今早得遇對門顧家三叔的船趁得回來。你們老夫妻兩個，不用害怕，特來與你照管門戶。」張氏聽了許多說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與楊敬山商議道：「想是他橫死在外，沒有羹飯得吃，所以到家吵鬧。你快去買些紙錠回來，做碗飯兒送了他去，省得在此攪擾不安。」楊敬山聽說，一面托著顧四去買紙錠，一面即令張氏燒飯煮肉。那鬼早已竊聽明白，走向灶前說道：「阿爹，我是自家屋裡人，誰要你費著錢鈔。那飯兒我便受你一碗，若是紙錢不須燒化，我是沒有罪過的，那要使用。」楊敬山聽見，沒奈何只得向空哀告道：「你在生時，我待你不薄，雖則是我差你去，致有此禍，然亦是你命中犯定，休要怨我。我今多燒些紙錠與你，還到別處去罷。」那鬼便亂嚷道：「阿爹你好沒有情義，我生既為楊家的人，須知死亦為楊家的鬼。況我父母雙亡，雖在陰司裡面，未曾相會。你若不肯收留，卻教我依附那個。況我感戴厚恩，特來與你照管家事，並非索命而來，你何須苦苦推阻。」說罷，又嗚嗚咽咽的哭了半晌，把楊敬山的兩口兒，嚇得戰戰兢兢，縮做一堆，沒有理會處。

自此，至親三個，並著顧四，日常行坐不離。若往田間，張氏也即出到門外坐著，到晚來都在一間房內歇息。每遇有事商量，或與人閒話，中間他便高聲接應，刺刺不休。有時風清月朗，便聞他擊戶而歌，莞然若笑。有時雨慘更殘，便聞他啾啾唧唧，如怨如啼。那楊敬山也曾幾次哀求，百方禳禱，那裡驅遣得去。以後將及半載，也便日漸相忘，不以為異。

忽一日，更餘時分，楊敬山已經睡熟，張氏連聲喚道：「外面恰像有人腳步走響，那米兒豆兒俱在中間屋內，只怕有個歹人潛在家裡，我和你起來，點著燈兒出去一看。」楊敬山自夢中驚醒，模糊未答。那鬼應聲道：「適才是我響動，並沒有人潛在家裡，

阿爹你可放心安睡，不要起來罷。」又一日，不見了一把沒柄的斧頭，楊敬山悄悄的對著張氏道：「這兩日只有後面的王阿壽常來走動，那把斧頭是我親手放在廂房裡面的，為甚再尋不見？決被那廝掏摸去了。」那鬼從旁嚷道：「阿爹，你不要疑錯了王阿壽，那把斧頭是前村的張狗郎偷去，藏在門前稻柴底下。我就在那一晚到他家裡，親眼見的。」楊敬山點頭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前晚黃昏時候，那廝果然在我家裡東張西望，想必是他偷去。」連忙走到前村，告訴那張狗郎的父親張孝，要這斧頭。張狗郎道：「啊呀，你這老人家好沒正經，自家沒了東西，反白白的冤人做賊。怪道你家現放著一個鬼在家裡，便會說這樣鬼話。」楊敬山見不肯認，就向門前稻柴底下，細細的搜了一遍，那裡見個斧頭的影兒。沒有意思，只得走了回來。那張狗郎看見搜尋不出，就去投了總甲，一同走到楊敬山家裡，亂嚷亂罵，要尋廝打。楊敬山不勝氣苦道：「平白地撞著這冤魂，鎮日在家吵鬧不安也就罷了，還要累我惹著這樣閒氣。」那鬼隨口應道：「阿爹你且不要埋怨我，我自當面與他對理，看他怎樣賴得。」當下張狗兒正在敲台拍凳，咆哮亂跳。忽被一陣旋風打從屋角吹卷進來，風影裡面，只見阿喜亂髮披頭，血痕滿頰，戟手向前道：「你還認得我麼？那一晚我親眼見你偷去藏在稻柴底下，就是你家兄弟也曉得的。你若拿來還我主人，萬事全休。設或不肯，我就捉了你去。」急得張狗郎連連叩頭道：「饒命，饒命，這把斧兒果然是我偷去的，如今情願送還，再不敢胡賴了。」那楊敬山並著眾人在旁，不見阿喜，只見張狗郎做著這個模樣。又驚又怕，又覺好笑。當下張狗郎沒命的奔回家裡，說與張孝。張孝分害怕，就把斧頭送還，親自到門謝罪。

話休繁絮，那年一月間，楊敬山聘著朱仁甫的女兒，做了媳婦。那朱仁甫雖有田產，是個一文不捨的。要了盤盒財禮，並不置備妝奩，竟把一個光身女兒送過成親。當合巹那一夜，楊敬山生在房裡，悶悶不悅。那鬼從旁勸道：「你這老人家何消著惱，雖則費了許多盤盒，沒有嫁妝，幸喜大嬸人物既好，性又伶俐，只要會做人家，也就夠了。我是好話，休要怪我多嘴插舌，強來勸你。」楊敬山聽畢，愈加厭悶。

到了次日，置酒會親。把那媳婦偷眼一看，果有幾分姿色，也便歡喜。及至三朝，朱氏親到廚下，炊煮羹湯。終是後生閨女，不曾做慣。剛剛捏著一隻碗兒，失手墜地，跌得粉碎。張氏看見，一時性發，也管不得三朝新婦，厲聲叱咤。那鬼忽從灶前叫道：「親娘，不要淘這閒氣。適才是我擦身經過，以致那只碗兒失手打碎，卻與大嬸無干，休要埋怨錯了。」誰想朱氏最是一個膽小的，猛聽得虛空說話，驚得心內突突亂跳。那晚頭疼身熱，就染了一場重病，延醫調治，不能痊可。張氏與楊敬山計議道：「從那冤孽進門，攪擾得晝夜不安，生活俱廢。剛剛討得一個媳婦，又被他驚出病來。似此怎生過得。每聞城隍廟內新到一個江西道士，頗有捉鬼靈符，你何不進城，求他驅遣。」楊敬山唯唯應諾。只因此一去，更惹出天大的一番奇禍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便見。